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

餘姚黄宗羲編

說六

別說　吴時來

舟瞰彭蠡子儀欲道九江汎洞庭入都勻乃作別說以屬我二人且索所以處之余曰別則別矣又何說焉不見湖之漁人乎方乃颶風東作吹浪若山衆皆拏舟爭避寧所漁人鼓棹泠然御風而趨與波上下窮其所之而後還彼

固常於風波者奈何以風波懼之子粤人不聞合浦採珠人乎左執筐右執杓閉息如龜没頂如鸊鷉踰時而不出須臾有吞舟巨魚裂波而至衆皆喈然謂其為魚腹中矣彼採珠者以杓鼓水潛遊水底杓中魚臭魚翻然仰天彼採珠者且行且伏不知巨魚之殞其杓端也彼其志於螺而猶若是故魚常於淵不知其為淵身鳥常於林不知其為林身漁人珠人常於風波不知其為風波身茲别又安非我常也是故離邦去里吾不謂憂戚

月淹留吾不謂懼吾所深憂大懼者唯在不聞道然則何如靜焉以觀勤而行之歟吾初念以及乎死之日幸而與子會也則將乘巨鯤負大珠就觀海之庭以問損益若其未則死葬蠻貊中吾亦無悔舍是無以為說矣

尚書師說 李舜臣

吾師故濟南太守蕭先生也先生諱孟景字時泰順天三河人也寓家於京而余以正德乙亥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余讀尚書蒙於先生者矣憶為余稱書者

書曰宗彞藻火粉米黼黻先生曰蔡宗彛虎蜼據疏虎彞與蜼彞爾若是為一章而二具二之則兼藻火粉米黼黻為七夫宗彞者宗廟之常尊也至周而文何遂言是虎耶蜼耶錫成五服至於五千先生曰五千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矣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恒皆三千里然而三千里者周尺小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厥貢璆琳琅玕先生曰璆琳西域産也雍鄰西域梁介西南盖雖先王不能不務其所不能不用不能不

令如漢以來互易外矣何也圭也璧也惟斅學半先生曰半者一生二也雖然有離而二有儀而二斅學半者儀而二也何也譬之錢璧於圓尺寸於十夫錢璧中好而分則不成為錢璧尺寸中五而分則不成為尺寸令欲人善而自不為善者有矣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先生曰王之問也謂王執以為不知彞倫問歟則謂王知彞倫已而止欲為之甲乙之歟乃王誠執以為不知彞倫而問若是敘訓次者次猶在

也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生曰所所君子也乃逸者其始欲為逸也

觀鴨說吳廷翰

家僮取鴨卵伏之得雛鴨數拾枚始育則飼之盆中少與之水其聲呴呴然其毛羽滈滈然予甚愛戲之不數日僮以告曰雛鴨有斃者矣既而聽其聲啾啾然哀鳴視其毛羽蘸蘸然以散落予讓僮不善畜也僮曰是非不善畜也畜不以水也次日予適憩亭中時雨初歇地

水方强顧而樂之凭欄而語曰曷不以畜鴨雛僮趨而去不移時筐而至稍出之水涯皇皇然驚愕不已其目睢睢然睨其足逡逡然前而卻竿之則遂羣奔水中或揚足而馳或拍翅而飛不定者良久既乃狎水或仰而飲或俯而啄三五而陣各適其所已則又或沉而没或浮而出盤旋戲躍於荇藻間既休而理羽交口扇翅或曳而行或拳而立或屈而睡消搖相羊容與如也既晡僮將筐而歸則相與復嬉於渚或逐於湜或薮於叢不

可得遂縱之明日至亦如之其聲嘵嘵然以和其毛羽濯濯然以光澤其去畜池之前僅三日充長已倍三之一矣余乃歎曰大哉造物之育萬物乎大而龍蛇之於淵澤虎豹之於山林細而蟻蠓黿龜鼃雞之於甕於坎於蹄涔各遂其性而已鴨之斃於陸而育於水亦一理也夫反其性造化不能以育物聖人豈能以育民乎君子為政當斯民淪喪之後煩之以法令脅之以刑罰誘之以智巧蕩之以淫華本性日耗生理日促相與駢死而

不知一旦欲其改塗易轍軀之以道德範之以禮義納之以忠信囿之以淳朴莫不相顧駭愕不信不安及其久也教成而化行行安而俗美追視昔日之所為與今日之所趨安危利害相去什伯而千萬則雖械之使為惡日撻之而欲其蹈刑戾履訌詐亦不可得矣然則民之初生鴨之育於盆者也狃於習而不悟斃於陸者也視其斃而不知所以救僮之讓者也反其自然之性而猶疑試於水者也得其所以為性而安且樂水之狎而

不歸者也生養蕃息既富且昌水之畜而充長也乃復嘆曰因育鴨得育民然則茲觀也鴨與也乎哉述觀鴨

疑塚說 尹耕

朔野予由鄴渡漳道磁而北路夕大阜東西縱橫峙立相屬如象如馬纍纍然七十而奇呼輿夫而問之曰此故魏曹氏操之遺塚也嗟哉瞞賊敢於欺人至是邪蓋其本生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居之不疑以欺斯世也久矣是故天下方亂以命世之才許之則已欺品藻者矣

九錫將加以義兵責之則已欺才智者矣布也勇指馬以欺之於戟鋒之下趍也捷笑語以欺之於刎頸之餘至於遷許而天子忻然則又上欺其君父矣臨事而豪傑效死則又下欺其將佐矣唉野葛卧中殺美人則又內欺其近屬矣操誠多術哉然卒莫掩也治世能臣亂世奸雄許劭知之擁萬人挾天子孔明知之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陳宮知之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孫權知之若不相輔幸相捨衣帶密詔則漢献伏后亦知之竟亦受

益今垂死不忘故作是疑塜可笑也哉夫疑塜將以疑人也予以為操之疑亦多矣以疑人官渡之不敵糧食且盡固已疑於進退矣舍鞍馬與吳越爭衡固已疑於形勢矣雞肋致意徘徊漢中固已疑於進取矣荆州一借七箸是失固已疑於機事矣七軍盡沒下議遷都固已疑於棄守矣又有六者操所憚惟玄德公故曰天下英雄其次為孫仲謀故曰生子當如又孔明十倍曹丕而五官將之立非其素心操死時數公皆無恙則其身

後之疑莫大焉而作疑塚以疑人予謂操之術至是窮矣又世傳疑塚皆虛其一操也予謂不然夫七十雖多豈不可以盡伐勞民而愚不類操舉動其必七十皆有所葬如其嬪御功臣之流夫伐者得骨而止此操之用心處也不終於臣節以媿其先不善於貽謀以戚其後而塚中枯骨百計自私操至是術真窮矣或曰虛塞三閒仲尼曾為之矣噫此非孔門之言也其戰國遊士附會之說也夫君子之愛其身也不加於親防墓蓋欲不

封樹矣門人修墓潸然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故曰此非孔門之言也戰國遊士附會之說也

宋鄭俠流民圖說　陳沂

宋史載鄭俠力攻安石新法繪其上東門所見流民圖之以進其圖有為風沙霾曀𣦸疾不伸者有饑羸骨立力不自前者有僵仆不起者有行且戴負提攜皇皇焉無所以歸者有無完衣踝跣耻不自顧者有負麻籸麥麩為糜茹木實啖草菱以求活者有身被縶械且負瓦

揭木市以償官者鏇歲征歛苛急之慘為狀曲盡其時閽門不納乃急發馬遞必欲上覽以天下之憂若不可見而求之目前以目前之不可見而求之几上俠之心何心哉至神宗觀圖反覆欷歔夜不能寐翼日竝罷十有八事後復出責宰臣以示開悟俠之圖不為無益也雖深究馬遞之罪不足自恤所切齒者悔言未行而孰信又復具觀百圖不抵片言可勝歎哉每慨齊宣不忍一牛於所見使妨於偏聽則朝見一牛馬暮見一牛焉

而王之心忍矣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勢之使然曷足怪云

性說 毛憕

古今之言性者何不一也孟軻氏則以善言矣蓋信諸四端發見者之真也然人固有殘忍無恥爭奪昏昧者之不可訓矣而概謂善也可乎荀卿氏則以惡言矣蓋疑諸刻意尚行者之偽也然人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非外鑠矣而概謂惡也可乎揚雄氏則又以善惡

混言矣盖取孟荀氏之言而兩端以持之也然人固有生而岐嶷神明在傅不煩與夫聲若豺狼必滅厥宗者矣而槪謂善惡混也可乎是皆見其偏而未覩其全得乎此而且遺乎彼均之非所以語夫性之大通者也當必若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大通之論也乎夫上智焉者是孟氏所謂善者也夫上智之於善也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雖欲移而之惡有不可得者故虞舜罔變於頑嚚神禹勿渝

於伯鯀何也原未嘗稟有惡氣耳下愚焉者是荀氏所謂惡者也夫下愚之於惡也如荆棘之必刺如烏附之必毒雖欲移而之善有不可得者故朱均莫化於堯舜管蔡自絶於周公何也原未嘗稟有善氣耳相近也者是楊氏所謂混者也葢自其善也若可以言上智矣而容有不善以混之是故怵惕於孺子之入井而或不能無内交要譽於其親友之私自其不善也若可以言下愚矣而容有善以混之是故為不善於閒居矣而或不

能不著善於君子之見葢其游氣紛擾剛柔摩盪得之者固非純善亦非純不善茍始也習之未深則其性體之相去善惡不甚懸絶固中人之大較也是孔子葢嘗兼三子而大通以言之矣若性果無別也孔子將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寧當遠近云之乎或曰吾聞之性者萬物之一原是故途之人可以舜禹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能信子言也然則彼將非歟曰奚為其非也孔子他日不又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斯尤論性者之宗也葢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方動將有所流行賦予而尚未著於人物則其體之虛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是也比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則囿於氣稟屬於體質氣有清有濁質有純有駁於是乎有得其至清至純而為上智之善者矣有得其至濁至駁而為下

愚之惡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爲善惡相近之混者矣殆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而止斯則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槪言矣故曰善固謂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也雖無渣滓之可議而實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乎其成也雖有氣質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昔人所謂可舜可禹可知可能而爲一源焉者將非即其已成而遡其始繼者言之乎奚爲其非也辟之

雨與水然陰氣油然布濩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薫蒸津潤沛而下施是名曰雨觀其清通之體猶夫始繼之善蓋不可以渾濁言也及夫在地也或瀦之靜深之淵焉或注之泥沙之澗焉或積之糞土之渠焉始迺稱名曰水而不可仍曰雨矣惟其為水也故在渠者視澗為濁在澗者視淵為渾惟淵之清為不失雨之本體耳雖然渠之濁也以糞土也澗之渾也以泥沙也而其各得夫雨之清通之體固在也自非至汙澄之汰之與

淵無異故曰敏用力敏勇則疾清由是言之水不可以復言雨而舍雨則無可以為水性不可以概言善而舍善則無可以為性奚為其非也子盍觀之易乎夫易之有六十四卦也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今姑即其卦畫之陰陽類善惡而言之六畫純陽名卦曰乾求諸其類盖上智也善者也六畫純陰名卦曰坤求諸其類盖下愚也惡者也然純陽之卦無二乾焉純陰之卦無二坤焉以是知豈惟堯舜之上智曠世不一見即楊食我之下

愚亦絶無而僅有者若夫卦之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少或陰與陽也各居其半數蓋六十二焉寧非中人之善惡混而相近者衆乎夫惟中人者衆也是故聖人之教立焉蓋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人能緣教習之自強不息將隨其陽卦所成之多寡而各得以復其所繼之純全就其所復之陽畫而言雖成章分限小大或殊然即一畫固與純乾之六畫本體無二也

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茲聖人立教之本意也宋儒言性宗孟氏以為是天地之性也而復出夫氣質之性以補其所不及焉不知凡所謂性便已屬之氣質氣質之外更無所謂性者若特屬之天地則懸虛無所於附麗焉得而性之哉且孟氏之所善也率自上智言之也故必稱堯舜堯舜以下未必純善而無惡則固皆善惡相近而混者也惟相近而混也是故可以言善矣而或容有不善者以雜之於内雖或雜之以不善而其成性之根

諸始繼之善者渾然固自如也猶夫六十有二之卦爲奇畫之陽雖不能不間之以偶畫之陰而奇陽之畫卒未嘗因夫陰畫之間而少有所虧變自其未嘗有少變之陽即如剥之上九焉猶爲不食之果而舜禹無間於塗人知能可與夫婦者此也然亦非卦之外別有所謂陽畫云耳斯孟氏言善之旨也特其直指陽畫專言之而陰畫則置弗一及焉是無怪乎諸子之論紛如也求其不詭於孔子者吾竊有取夫昌黎性有三品之説

游山說　楊夢袞

登臨山水自是高人事隱逸之流自適其適便不俗只宜獨往多不過兩三人行則徐步坐則清譚選峰嶺林麓幽勝處席地而坐俯聽潺湲仰觀雲物翠微中清磬數聲茶煙一縷令人神青翛然自遠若多携朋輩兼以紈袴粉黛自是狹斜景色非泉石宜也如欲踵東山芳躅當取一二名姝善清言者素服淡粧佐我壺觴媚我松桂但絃索歌喉不宜數數耳此外更得老衲一人參其中

為佳坐不必席石可几草可裀蔌可殽鳥語可絃管花枝可酒籌渾是眼前真趣着一毫濃艷富貴氣習不得散步之間或登古刹或訪僧居拂蘚讀碑掃壁題句或徘徊澗谷之間探奇攬勝尋幽弔古與樵子牧豎躊躕問答駐立移時脫畧形骸渾忘城府方於幽賞有得耳凡游亦自有時春月桃花夾岸柳色青青輕衫瘦蹇携酒而往滿目爛然吾擷其芳夏月修竹茂林清泉漱玉時而披襟時而坐隱吾養其懶秋月紅葉滿山望之如赤城霞蘺月散影清

光可掬涼飈颯颯襲人衣裾壁上琴絃琤然有聲吾披
其奥冬月六花飛舞羣峯如玉龍偃蹇一蓑一笠行仄
磴小橋間恍如圖畫中人歸來休斗室垂布簾圍爐而
坐濁醪小酌蕭然非人世景色吾甘其寂至如朝旭夕
陽烟嵐霞霧晨昏異態頃刻萬狀筆舌不能罄其妙繪
畫不能逼其真此唯得趣者知之難為俗人言也尤可
忌者是一種戴進賢冠人高車駟馬從者如雲前驅負
弩之屬夾道而馳猿鳥驚散僧徒避匿足跡所至前後

人如蜂蟻馬嘯不得舒句不得覔杯不得銜膝不得抱方且羅列腥羶喧鬨鼓吹徒以赫赫者驕穉山靈嚚然來欻然往此何異檻猿籠鳥從閙市上取來暫置丘壑間俄而復還故處耶然則貴人將無游乎曰葛巾野服攜一二素心人屏騶從卸冠裳容與半日可也萬歷丁巳仲春長白山人書於醴泉精舍

漁父說　孔天胤

愚公歸釣大陵之西涔浦之南為汾汀漁父夫漁父有

三有魯漁父者與孔子言於緇帷之林其言不受名迹不適疵患不拘於俗不分於道法天而貴真任放而無我孔子以為有道也有楚漁父者與屈原言於湘潭之滸其言掘泥揚波餔糟歠醨摽指玄同揮斥矯亢法聖而貴權遯世而無悔屈子之所不能測也汾汀漁父者初非漁也嘗學劒學劒不成去學書學書不成去學為儒為儒慱而寡要勞而無功乃落而為漁今漁十九年矣蒙風雨冒霜雪襲煙光明滅與水波没興垂鈎益深

挂魚益少至終歲而不獲一鱗妻織布兒緯蕭蒼首治石田計其所入以餬余口有微羨焉則沽取鴟夷而酣就蘆葦而卧竊自視之翩翩一漁父也然無所取魚空名為漁是其學漁復無所成日垂景西矣遂徘徊婆娑而不能去茲即去茲奚學也彼魯之漁也抱道而閒於江海楚之漁也達世而隱於山澤然至今不忘縣於孔屈孰辨汾之漁哉其野莽蒼其濱寂寞鳥獸之過我者日數百而不驚除罔兩問景絕跡無與晤談者而後嗟

斯人之孤也於是作漁父篇以自表焉古二人今一人合而言之三也愚公志

無盡說　顧懋

汝南王覺壽師事鄂陽雨華丈人得法號焉曰無盡以求予說予固非學於佛者盖嘗聞諸吾儒廉得其說焉無盡之源出於無始無始者其生人之初乎其生物之性乎草木榮於春瘁於秋冬疑若有盡也而寒暑之機循環無端而草木之榮瘁乘之至於斧斤伐焉牛羊囓

焉殘其枝以敗其本是草木之棄於盡也而操斧斤牛
羊之業者患無山焉有則不本而植不歲而拱以周天
下之用者其孰使之然邪譬之天焉風雷雨雹晦明萬
變而卒不能害夜旦之相生則是人之生死無以異於
草木之遭斧斤牛羊而不離其性也亦審矣然則生物
之性果有盡乎無盡乎天地之大也不免於一朝之盡
以語其成數又疑若有盡者然元始之氣自混沌而判
為天地而傾圮於三萬六千年之後者將不復合為混

沌乎亦將不復判為天地乎若是則元苞之鑿孰斧其柄而所謂生人之初者又果可得而盡耶無盡耶然則生人之初與生物之性其極安歸曰道而已或者謂凡世之曰天曰人曰草木者皆物也草木殤於此而萌於彼者不離其性則人之出死入生而蔑有終盡者且何以證之不然烏知其非盡邪是尤非知理之言也君子故思夫好鑿者夫所謂殤於此而萌於彼出死入生而蔑有終盡云者亦各不失為人為草木而已孰草木與

人欲離而更之他則世將幾何而不笑我哉且天之所以為天一理而已茍即其所判而合合而復判以與古今更始於無盡者而以為離元始之祖氣而別為一天則亦安在其知天邪今雨華丈人之所謂無盡者我知之矣易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者不以形言其妙用雖係乎一心而天地不能逃其量鬼神不能測其機水火不能為之戕賊者也日月之明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窺覆缶之輿吾用其精神忽焉思至於天思入

於地思赴於千百里之外而曰天曰地曰千里之外皆在吾囿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茍神而明之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也故天行健而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誠其德以至於神明而已彼佛氏者豈以吾心之精神為慧通而大而化之以致其無盡之極者乎師曰唯唯請書之

明文海卷一百六

明文海卷一百七

餘姚黄宗羲編

說七

候氣說　鄧宗齡

夫候氣之法起於唐堯命官治歷允釐庶績后世持論者無慮數十家濫觴於呂氏淮南流衍於劉歆京房班馬而潰裂於李照胡瑗范鎮房庶之流其言人人殊其語法者十同其二三其語律者十異其八九愚以為法以代殊雖

不盡合然規制不甚相遠也乃其律一繆即有法安施夫班固司馬彪著漢書志律歷灑灑數百千言大都祖搆劉歆京房語不敢自創一見後世候氣者猶若奉功令而趨今考其法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管各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一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短長至數冥契造化或謂干支方位相感召統非定論也葢漢書亦得其畧耳開皇中遣毛爽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古法候之有

初入月即應有至中下旬始應者有灰飛出數夜而盡有終一月纔飛無幾者高祖舉以詰牛弘弘曰灰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灰不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夫臣縱君暴其政不平寧月異哉乃十二律於一歲内應並不同則何𫎇也要之氣機有早晩灰出有多少其理固有然者夫古之聖人制為十二管以候十二氣而十二長之音所從出焉以十二管較之惟黄鍾為最長惟應鍾為最短以林鍾比於黄鍾則

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之林鍾則長其三分之一其他或長或短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時維冬至陽氣距地九寸而止惟黄鍾一琯達之故黄鍾應焉正月陽氣距地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黄鍾大吕先已虚故太簇一律應焉如醫者以鍼徹其經絡則氣隨鍼而出矣然必先密其室令地極平以木案間之實土案上調度得宜以水平則概然後律其可使無疎密之患此候氣之法百世不易也夫候氣以律造律以黍李照胡瑗房之

說類累黍以求律議者謂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則太長㻏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彼以尺生律不合古法房庶盡闢其說而欲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之數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不知空徑三分之管非縱非横則何以為分乎此焉端臨力辨其非是未為無見也或者尤謂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筭律之法累黍之造律考古籍不少概見惟國語載伶

州鳩荅問律稱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以漢制以較度量衡所謂黄鍾之長黄鍾之龠黄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為律也愚以為數者既相表裏必毫髮不爽始能相通可以律而起度量衡亦可因度量衡而知律則累黍之法又焉得而廢之嘗考郭守敬所置太院景表尺比市尺僅八寸許以黑黍充其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重五錢以九十粒累之命為九寸與表尺合又截竹為管長同黍寸其

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吹之其聲與人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鍾之聲制管之法其得之矣然未易言也後齊有仰觀音色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徃驗管而灰已應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則二十四氣一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候氣之法信在人哉在人哉

明文海卷一百七

明文海卷一百八

餘姚黄宗羲編

說八

鄞水利敘說上 戴鱀

鄞自句章以東瀕海帶江原野夷衍甿民所病水難蓄而善泄如誌記之所稱蓋已久矣然由昔水政之修且可考也邑西南連山起四明水之所出滙流注壑百五十里而始渟涵湍涆至今之所謂它山堰者入於江迤而東且北

環郡城以走海潮汐激引下上故鄞之地東西㓗不合分而為鄉各七而水之所資亦殊而三曰西鄉之田它山溉之東鄉之田錢湖溉之二水之所不能及惟南鄉則江之流溉之它山始唐太和間王令元偉者絫石兩山之間為堰以截鉅流激而注之河支絡村墟達於城郭疏為漕渠瀦為陂湖昔人度其不決於江者大約旱則什七澇則什三然積歲沙淤水道填窒浹月不雨輒以旱病此水無所蓄而善泄之故也錢湖則因諸山之麓隄而續其不合環

里八十納流七十二為堰七湖高於河決而下注凡得三河半故其時鄞之東田弗𣳘於歲自唐歷宋湖則屢潴乃令陸南金守李夷庚者益加開築荊公魏王嗣而浚之其後又復買田市葑勤亦數矣然宋人已稱湖水僅支一決今於葑之不治且三百年則湖之加塞可知也乃者甲午夏仲不雨至於六月湖遂先河而涸它山亦尼于沙港水入益微東西鄉之田盡病郡縣之大夫日夕跽龍而雩論者謂令二水之利盡復則餘潤奚直更支半月東西鄉之

田寧有不熟者乎夫君子之憂民則為之慮也遠故其為利也博今欲鄞利博而遠無他修二水之政而已

水利叙說中 戴鱀

夫二水之為鄞利功簡而事要博取而利微何也江水中注則二鄉皆並江而田然河高於江可以决泄而江故溪之委也恒亢流寡乃後滷汐漸至故徃者於並江置碶累石扃木而閉縱之澇則分泄於江旱則納江於河如東之五鄉西之上下水風堋石碶乘時潮漲啓而

入之則可以資佐二水是故天有愆時而地無遺利今南鄉地高率於上流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為碶以捍拒涵汐如棟木碶是也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弗能遽盖古之君子智足先物故能取利博而利患微如此也歷世既久湮弛日加民固病之而賢智之士乃或未能察識古人之意因循苟簡乘數百年今逾月勿雨二水莫可仰注矣又胡得不亟為之慮也它山堰石世傳非王令者水輙壞法考之宋時錢億唐意張必强皆嘗增石以遏

羡流矣物無久勿壞者或堅泐精窳相懸民愚率謂神力弗可加也今宜取石之麗趾者益堰縝宋故緒仍窒其旁鎛沙港所以釃導溪流入河廣度尋僅三數沙每乘漲淺隘易塞宋人於其外置閘曰迴沙亦莫能禦矛讀考工記有曰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言導水就下則湍駛自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浚且務從沙毋置近壖今多置港旁遇雨復入又稍於堰之上流為防遏水以入庶幾什七之利民得而食也若錢湖之所恃惟

蓄水淤久蓄微其利害可不言而喻然議者輙難之有二一曰財力弗豫二曰畚運深阻夫宋人之役至出常平錢米萬計役七鄉之民與水運之畚上者勞費誠鉅其後則以田佐湖市葑今湖久不治侵水者非獨葑也故非浚之不可嘗見曾南豐廣德湖記稱其時張令（名峋熙寧初為鄞令）度七鄉之田計力賦財擇民之為人信服有智計者使督役不以屬吏而民皆歡趨夫萬金（錢湖一名萬金）之視廣德東西湖爾（廣德在鄞西政和間廢）今之民豈異於宋故欲浚

之非是道不可浚之而淤土之在湖中者分隅别積爲阜與旁之在山者浚水舟之畢盡乃已或欲如宋議爲堤於湖蘇文忠故嘗行之所謂西湖六堤者是也已乃行視諸碶繕弊興舊爲其扃木釃泄有禁決納惟時如是而鄞東西二水之利可以盡復然而莫爲者非地利殊而財智不逮於古也責任弗專而苟簡之政多狃於小費而可以慮始者希也

水利叙説下　戴鱀

夫天下之事智者創之仁者守之故君子因民之利而不違也鄞西故有廣德湖廢而為田錢湖故有田佐浚棄而業民使昔人之休澤斬焉弗洎於今然皆弗可復已可復而利民者惟風堋一碶風堋在北渡西南宋令虞大寧積石為之以却暴流而納淡潮者舒學士亶嘗記其事今碶旁有廟疑即祀虞者俗訛堋為伯誌誤從木考之韻註壅江以溉曰堋如五鄉碶田名迴江先民命物之意可見也自行春即今石碶三十里而近為積瀆又

數里而爲烏金（即今上下二水碶）行春居江下流潮汐之所易及烏金積瀆則處上游非潮盛漲不可及也惟風堋截然中居（去行春十五里）當三江之合（江水一出它山二出奉化至是始合流）而潮汐之自行春逆上者又踰旬日乃至河少涸則壅江入潮視他碶爲要潦亦數十里之間易於分泄然則爲諸鄉之利焯焯可見而湮廢歲久莫有過而問焉嘗見石埭尚頹陷故瀆中誠欲繕復度水沾洎者計田而賦趨者必衆孔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不違乎其利

也抑鄞之所恃者二水二水之所恃者諸碶吴潜為碶閘為水利命脉此猶善計財者必裁濫蠹也比有司歲役民守碶所扃木率責之守者往往雜藁土塗塞引日至或竊啟盗決近碶者利于捕魚蝌過舟故也且竝江之隄疎劣易潰釃泄之不制甚矣變而通之以盡利此其時乎夫先王之政匠人溝洫列於六官達於天下後世則猶有令牧之良因水任川以勤斯民如王陸諸公者流澤滲漉吾鄞未艾今之君子懐負絶識而深究痛隠修二水之政

以永鄭人之賜者當有在也芻蕘之說不知所裁惟明者察焉

似說 王同軌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當其標且噬而不察焉其不為善類及尠矣聽言者惟似而已彼讒夫方乘時事挾人怒迎衆怨而造其事為真不即猶可以為似始固欲中以似而謂足也天下之罔莫毒於似矣何也時為之也在時事無有肯為言者甚怨者不旁恤大怒者

不小顧也逺以近為基也萬以一為階也以聽言者之
不察也白之與黒朱之與紫犁然用也白安得而不黒
也朱安得而不紫也即離婁其能以無難也狗似玃玃
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異類甚逺有似焉人固狗
矣雖然似也狗自狗何嘗似玃玃自玃何嘗似母猴而
況人乎雖然似也猶鷺之可為鶚也驢之可為馬也亦
似也今以烏而名鶚可乎天下烏之鶚即欲自異於烏
不可得矣以鹿而名馬可乎天下鹿之馬即欲自别於

鹿不可得矣跡是而觀天下之罔寧獨其似哉故倏倏之不反地下與晁錯之不足以謝七國反也天下知之而豈能脫二人之罔語有之魯之君子迷之鄆者焉其以是爭龍先生之以斃仕期遘禍也天下群然訾之予小子賤士非所敢聞然心知先生慷慨節士忠君信友平生視利害如毛髮不宜以不貲之身自塗黙若此及讀東吳友人俞策所撰訓妄篇而始扼拏歎憤知其令乘時以似中先生於怨懟者諸公天下宜若知之而莫

肯為言因著似說以廣策所未及嗟乎彼譊夫亦酷矣里有神叢焉悍少年過之請之曰與爾博博勝借我神三日因左手為神博右手自博果勝之叢借其神三日遂不返五日而叢楷七日而叢亾國之威神叢也譊夫始借以釋憤先生耳今久而不返天下之大耳目之衆事久論定當有國是神之不返不足惜寧有不為國威惜者乎

詩說 孫慎行

余讀詩于古今慷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煽處諸番陬踧踖之論無不具指於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即於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録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讜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

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即黍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意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亡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為詩直道之亡也聖獨為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凛於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于蓼君自憂者不更廹耶稱詩者顧云温柔敦厚何也夫温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還改焉是所以為敦厚若謂温柔者不必抗顔無乃愞乎若以保姦忍惡為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茝蕭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為羣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

才揚已憤懟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懟則曩家父
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
縻而直道不信於暗君固譏而直道不信於後之人
且不信於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於浮藻
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間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
諸詩誌天寶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事前
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欷噓而不忍釋
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亡於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顧羞

莊言喜危語唯靡靡之䠶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遯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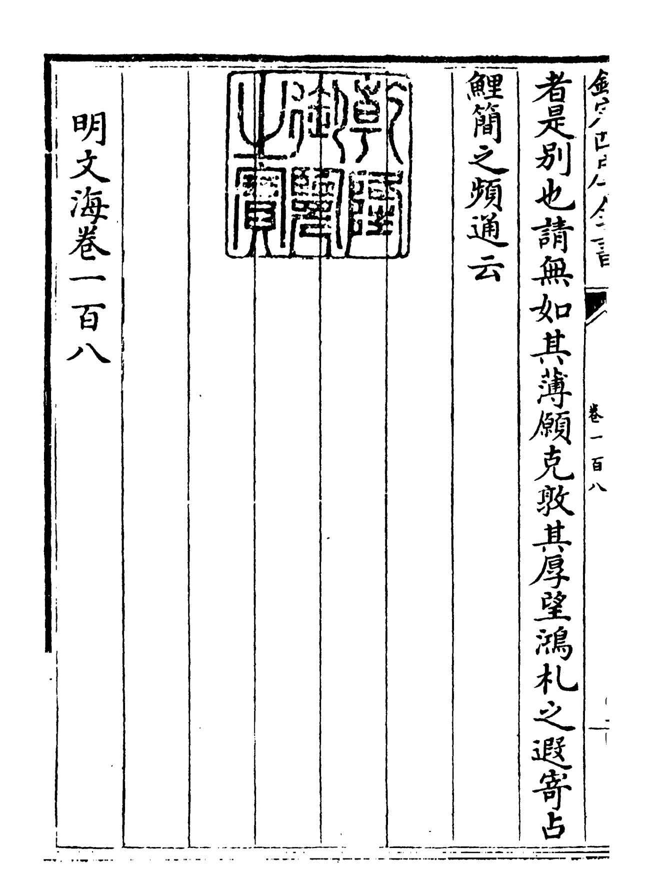
紙說贈戚竹坡先生　王文禄

竹坡先生蘊潔素之心研精純之學昭汗青之志運卷舒之才拔萃春曺試毗花邑士觀貞白之操而達本章成民向直方之風而柔隨渥寫甲辰冬孟藩臬旌賢檄以晳剡藤之行蓋將諗於銓司復乃初誓乞爲育英丕

化之職欲長共墨卿之游而大振藻翰之雅去予東海漸近朔燕文祿情寄聮箋義孚片牘縶維無術信處興懐爰説紙以贈云説曰浙之常山殆古剡溪之奥也紙材所産而紙工攸都焉於是剜之以楮膚擣之以石舂漬之以流泉灑之以堊粉撤之以筠簾炙之以元鑪層層玉映葉葉霜敷秋雲浄展水練平鋪是故造之者巧力之殫也由是監别而掄擇之進獻而採受之分須而録用之幸不幸存焉爾或宣之詔令乎綸綍之出也或

天之賡頌乎奎壁之煥也或陳之謨諫乎乾坤之旋也此上焉者或摹之藝籍乎英華之發也或布之檄移乎幽隠之達也或識之記注乎久遠之明也此中焉者或囊之緘封乎包含之徧也或障之窻牖乎風塵之衛也或毀之拂拭乎土苴之從也此下焉者夫紙一也造之一也而不同焉何也抑豈紙之罪乎曰非也瑩然其色也有不可汙也截然其矩也有不可回也飄然其質也有不可累也不汙足以日新不回足以立程不累足以

時行日新者崇德立程者作師時行者應天竹坡先
生之謂乎竹坡選紙知紙也貢紙猶紙也奚特竹坡也
凡為士者亦紙也故曰幸不幸存焉爾然紙一也揮毫
頡維吉逢折裂多凶凶固弗堪吉宜先辨若呈諛詞則
迎侈攻綺語則長浮慝謗書則增誕尤紙之大不幸也
竹坡先生其免夫蓋已幾上焉者之具而得中焉者之
遭下焉者非所蹈也矧夙探羲畫之源屢絕韋編之篤
窮經史以茹美垂竹帛以揚休慕濂洛之學而私淑艾



者是别也請無如其薄頠克敦其厚望鴻札之遐寄占

鯉簡之頻通云

明文海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

明文海卷一百九

餘姚黄宗羲編

說九

古硯說 許獬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予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盎至於今而後知

其為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寳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沉酣於紛華之樂奔走於權貴之門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卓然以道自重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自娱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權貴亦時出其

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怳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

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葢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説

諸曹佞臺諫説 顧大章

天下無不佞臺諫也而六曹之奏議為甚吾欲正言之而不可也聊借昔言為喻以資談者之噱焉昔人之言其出於愚癇而可笑者莫晉惠帝若也惠帝見道傍餓

殍曰何不食肉糜聞蝦蟆鳴問曰為官乎為私乎左右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此兩言者即今世愚癇之人猶將隨人而笑之愚以為斯言也特不出於臺諫耳使其出於臺諫則六曹亦將覆請而行矣試擬肉糜之覆疏必曰米穀雖歉肉食頗豐愚民不食自取僵餓某官之議深裨荒政所當亟為宣布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蝦蟆之覆疏必曰官私地産分界截然官地蝦蟆宜令着籍其在私地亦須

科取其官之議裕國恵民所當著為令甲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設又有一臺諫具疏而駁之則又調停其說以覆曰前其所議具為苦心及見其疏更為精覈今議畜多處並依前例如偶鈌之合勅有司别作區處官地蝦蟆委難悉記姑著籍第禁居民毋得竊捕他如原議所當永為遵守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又得旨而報可矣如是則曹之屬為能其長為賢而宰相為無罪不然皆咎之徒也

容聞而叱曰是何異趙高之欺二世乎曰何可比也高之爲鹿馬也二世左右猶有言鹿者高能中言鹿者以罪而不能得其始之一詞於馬也今臺諫之所謂馬則舉朝之臣無敢有知其鹿者矣歸以告其家夢以囈其口必皆曰是誠馬也何旣誤以爲鹿嗚呼臺諫之氣其服人如此豈不更烈於趙高哉

知說　鄭以偉

歐陽作怪竹說以爲天下之物若有知若無知皆不可

以窮詰其言甚辨然於人身亦有然者豈特物哉作知說人之心活而能應名之曰知凡身皆有靈如手足耳目之類有觸必知是也而爪甲眉髮則不然爪甲眉髮皆活然剃爪剪甲眉脫髮落如鋸木割絲而人曾不之覺是豈有知哉附我之一體猶然有不覺之物矧夫金石草木之類耶然則天地之金石草木猶人之有爪甲眉髮耳爪甲眉髮猶曰頑冥液與血出於膚則與水同斷蝌之一足蝌已羹而足猶動動者知而羹者不知也

是一體之中有半知半不知之物矣誰頑而誰靈哉人之至靈者心而嬰兒之事壯必恍慌少壯之事老或遺忘又或少壯之事記憶而得心一人之心耳或知焉或否焉又或憶而得焉而憶而不得者又或有焉何也夢騎而入鼠穴者必以為真夫人之不能入鼠穴晝必知之審矣而夢或忘之豈夢為氣所蔽乎晝之所為不蔽何況少壯之不相憶耶方其不憶之時此心與爪甲眉髮何異爪甲之生眉髮之長我又不可謂之無知也然

則聖人智於衆人衆人智於禽獸禽獸智於蟲豸蟲豸智於蛤蚌蛤蚌智於草木而龜殻雞骨可以卜蟣蠓之飛螘則知晴舂則知雨睥目知晏陰諳知陰人未必能著草之類聖人借以決疑則是禽獸蟲豸草木復智於人矣故天下無物而無知而無一物無不知聖人之身亦有爪甲眉髮不靈之體而物之體亦有聖人之知知與不知孰與定其倪請以質之混沌氏混沌氏嘿然不

答

筍江社申寧儉說　蔣德璟

璟向有戒侈諸約同年林讓菴先生作寧儉說行之一時奉爲指南予懼久而渝也再撮五要以申同志

一省柬費前輩相訪率用單帖即京師諸公惟初次用全後即用單有吉慶則用單紅體既簡雅意亦親厚今泛用全帖是疎之也槩不宜受

一省宴費古人以四簋爲敬至天子則用八簋爲最腆今羅列水陸幾至數倍非禮也司馬温公與文潞公作

真率會酒止數行食止五味惟菜不禁每召客共用一
柬不待促蘇文忠三養說曰安分以養福寛胃以養氣
省費以養財大是今時藥石至如蛙蟮鰻鼈石鱗諸物
皆他處所賤吾鄉顧貴之而膳夫又以偽者艷者充庖
尤可哂也宜盡斥不用諸宴坐會合坐止五簋即大饗
止用八簋勿效何曾輩所為
一省餽費古人相别贈芍藥相招贈當歸相慰贈萱草
相獨贈合歡物輕情厚即東坡集如酒筍花魚茶墨之

類相餉皆有詩李文正當國值生辰趙司成用二帕曾學士止用一半枯魚為壽亦留酌賦詩劉忠宣父為御史餉楊文定止一茗一奩王端毅餉内閣止一羊毛口袋曰可盛米皆千古美談近日幣盒套俗物既難繼意亦非真宜盡洗之間有贈問止用一二小物務極輕省以成君子道義之交

一省僕費古人不知其主視其僕凡僕謙樸其主必君子其家必興僕侈肆其主必非君子其家必替歷數古

今錙銖不爽且衣裙無等體既凌夷糜費無從勢必欺騙累主累身皆非福也何如槩從儉約以成主之名且可自爲身家之計乎願相戒勿復爾間有不悛去之扵一省邪費世間早已即有釋道二教皆勸人爲善佛經曰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道經曰求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此真佛老之教也若崇飾土木廣誘士女則佛老之罪人也按律婦女入寺觀神廟燒香

者笞四十住持不禁止亦笞四十若有刁姦因誆騙財物者充軍粧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壹百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妄稱白蓮等會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壹百流三千里愚民不知多悮犯之吾黨宜預相曉戒不獨為衆省財亦以造福

明文海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

餘姚黃宗羲編

辨一

詩辨 王緡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删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書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

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寛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為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

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缺者或僞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性情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關雎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耶後

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為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耶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耶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耶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

言者又何鑑焉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刪者必又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足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襃貶於片言之

間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謡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删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墮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于理據之于經考之于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于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天辨　烏斯道

或問余天有知乎余曰有知曰天穹然蒼然冥冥然莫之極也説者謂天如雞卵左旋故渾天儀似焉此亦臆焉而已日月星辰麗乎空中二氣交則為雲為雨盪焉則為電為雷霆陰氣游焉則為霜雪為霰豈故為之耶以陽剛言則謂之乾以主宰言則謂之帝以形體言則謂之天天無心肝腎腸無耳以司聽無目以司視無喉舌以司言無喜怒無好惡何有知之有哉曰盈天地間

何莫非天之為耶故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秩曰天秩民曰天民物曰天物伐有罪則曰天討罰天之道凜乎其不可違也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傳曰違天必有大咎老子曰天網恢恢申包胥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汝以天無心肝腎腸也易何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汝以天無耳闕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

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莫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

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古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多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隙備極

形容文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彰彰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余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

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

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絶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立則可以

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絶故後之稱指其所嘗栖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哉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孔子各以死之日評之爾此大不然也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有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亦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

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無一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孔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於首

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
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葢意之葢予之意之也葢猶近似
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
特甚焉大概遷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
有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泰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
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
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
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

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覆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併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避紂之事俱於

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
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
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
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
已免喪否歟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
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
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
海濱避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

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
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竒節故欲見
伯夷處心後来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怨於紂也夫
事不維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
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
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
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
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

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於紂因于羑

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概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来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

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馬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

其摩厲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鬬羣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氏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痡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應天順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

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之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于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

書武王其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葢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跡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謂夷齊葢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止於一是而止予生

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説盖見還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語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

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覊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比遷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

夷齊嘗餓於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恥一武王而天下皆無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凡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

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兮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絶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

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

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毁而重器何以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葢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一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千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

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甞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反夷齊十辯　鄒守愚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何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

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余嘗讀王文端公夷齊十辨掩卷而伏思之嘆曰士生百世之下持一時之見破千古之疑必其援據精詳議論正大天理民彛不可泯滅非但使天下後世灼然見

昔非而今是即使其人當時見之亦不敢以有辭于我也庶乎其可爾吾讀遷史遷固好奇者夷齊之辨公亦未為得也何以言之公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余曰不然吾聞之夫子陳蔡之厄告子路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夷齊不餓死首陽則夫子固已言之矣莊子曰昔周之興也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北至首陽遂餓而死列子曰伯夷叔齊始以孤竹君讓而終餓死於首陽之山又曰伯夷無欲矜清之節以故餓死戰國策曰廉如伯夷不敢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其言又與夫子合夫以夷齊之餓死首

陽彰彰明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誦其美不衰况當時之故老去商未遠也安可直以為不死于首陽哉公曰首陽之隐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國小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何必不食周粟而後隐此耶倉卒而行固宜無得食然不必久居

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絶故後稱之曰此仁賢之跡也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余曰不然夷齊之逃以成讓也其心炯炯若日星然倉皇就道不相要約齊不知夷夷亦不知齊也豈有俱入首陽之理耶況其逃也不過徐徐以俟國人立君之定耳而首陽之距孤竹幾二千里豈有當君父之喪廢躃踴之戚踰都越邑以邀讓國之名也哉吾恐其獲小廉而喪大節也而謂夷齊為之乎按今之永平府古孤竹地也今孤竹三塚

存焉首陽一在河南一在山西按志河南首陽者五惟偃師首陽山世傳夷齊隐此尚有夷齊墓山西蒲州首陽山即唐詩所謂采苓者賈逵註史記即此首陽也有墓有祠以此考之未知孰的然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遂以為名恐夷齊不當至此耳然其上亦有墓豈好事者因首陽之名而為之歟然皆與孤竹相去之遠雖未暇論其孰是要皆有以見其非遜國之時也則首陽之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革商之後天人

草命絶景窮居之時歟夫豈所謂倉卒乏食之故哉公又曰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國無國尤爲可見余曰不然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爲晏子所笑亦可謂畏死者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顧夫子以景公夷齊並言之葢亦有所感而云爾抑揚予奪以爲世勸固不在於有國無國也公又曰武王之時未必有所謂伯夷也若有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先不當使之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

太公與巳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
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予曰不然太
公伯夷二老也計太公之初遇文王年且八十矣武王
之時猶且以鷹揚奮而獨疑無所謂伯夷者何哉且均
之歸周也太公則已至者也夷齊則歸之而未至者也
叩馬之諫義士之稱其不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
蓋列言二老之歸心見文王之善養老爾若莊子則止
言其見武王而不及文王亦可槩見以前後考之太公

之來當在文王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文王既歿之後武王初立之時耶海濱避紂之事非遷削之也按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孤山屹然獨立於海上四面皆水豈逃立之後避紂之亂蓋嘗隱於是歟今青州昌樂州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又萊州維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隋始以北海名邑又孤山之名相似故好事者因孟子北海之說而為之廟爾遷博遊天下名山其有不知此耶孟子以孤竹為北

海遷以比海為孤竹烏可謂遷削之耶道遇武王雖與
周紀来歸之年不合然周紀但稱聞西伯善養老盍往
歸之之語則亦未可以是即為來歸之年也公又曰傳
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
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
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
下皆不可信余曰不然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曰星
名畢星主兵固不可遽以為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

五月而葬於時武王立九年矣廼云不葬不可攷也公又曰觀夷齊者但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恥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之意可明也余曰不然叩馬恥粟以至死是所以見夷齊之大者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與日月並耀此義明而人紀立此義明而名位定此義明而亂賊息忠臣烈士其不可奪者正以是爾仁孝之心赫赫乎天地鑒之太公以為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吾知武王之心

不待伯夷非之而後知也又詎可決以為覊旅妾人閭
於是非進退悻悻以去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比哉
公又曰詩自夫子刪後遷偶得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
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粟生於地人人食
之已獨不食則人人皆非也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
人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
起何當時此事曾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以暴易暴何
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余又曰此大不然恥食周

粟夷齊之所以為此者其亦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之所安焉而已也若曰使夷齊之教行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則亦將以號之天下夫孔子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忠臣之捐身報國若王蠋龔遂張巡文天祥之為皆率天下之人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不可之大者必若蕭瑀之於隋唐馮道之於五代朝仇暮君然後為疾風勁草然後為屹若巨山不可動而以為賢乎哉吾見其率天下之諛生畏死貪寵饕榮若犬彘

者沉引其塗而誨之趨也公言何為者耶況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其以救天下之大亂而言謂之仁自其以裂天下之大分而言謂之暴若夷齊者以武王為暴也亦宜公又曰魯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遷鼎恐非急務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而義士又不知為

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盖四五百年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何必夷齊實之乎余曰不然夫九鼎也者神禹之所鑄以象九州者也歴世寶之夏亡鼎歸之商商亡鼎又歸之周不可得而私也禹尚不可得而私而况商乎然則謂遷其重器亦悞矣其載諸史稱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財發粟公則皆信之而命南宫适史佚展九鼎寶玉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郟鄏至于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則經

營規畫葢非一朝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必指為夷齊要周之時宜亦有之亦足以見天理民彛之不可已也或曰然則易之順天應人非耶余曰聖人之言各有指要不當以執一論也若謂湯之心果於放桀武之心果於伐紂則非所以為湯武矣然則湯武與夷齊可兩是乎余曰夷齊哀萬世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之亂也權也其可是彼而非此乎要之湯武之心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觀兵

使夏癸商辛由兹而悔禍可以為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遽斬于天下也泰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此則事之或然者也湯武何至于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時之窮湯武亦無如之何也已或又曰然則子之言右遷者也余曰天下之言惟理焉視其理是而言可據雖下於遷者萬萬吾將信之況遷耶且遷作夷齊傳不襲常體使人慷慨膾炙齊得喪輕死生有不可幾及之意後世至以為怨不知遷者也况公讀論語偶思首陽

之章未嘗言死遂以盡推其不然以叩馬恥粟爲千古
曖昧厚誣之事其何以服遷乎哉雖然遷失亦多矣吾
因夷齊而爲之辨懼天下後世之多於託武王而不果
於信夷齊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